



文藝譯叢

水手

安德烈耶夫著

文藝譯叢

水 手

蘇聯 安德烈耶夫著

雄 益 未 嘉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水 手

著 者 安 德 烈 耶 夫

譯 者 維 益 未 嘉

分 類.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083 開本. 787X1092 1/32 印張. 2¹²/₁₆

字數. 43 000 定價頁. 50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3 000冊

1—8 000

定價二角八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龍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三新印刷製版所製版

治豐印刷所印刷

上海大通路五四六弄五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

М О Р Я 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4.

內 容 提 要

衛國戰爭時期，黑海艦隊水手畢得拉在執行登陸作戰任務時，受傷被俘。後來他逃出俘虜營，參加了摩爾達維亞游擊隊，表現了勇敢、機警和奮不顧身的英勇行為。本書同時刻劃出俘虜營中黨組織者彼得洛維奇的偉大形象。他鼓舞和支持被俘的同志們，想盡種種方法拯救和幫助同志們，與敵人進行堅持不渝的鬥爭，最後和“水手”逃出俘虜營的時候，被敵人擊中，臨死前，還非常關懷着同志們逃走的成敗。

作者介紹

一九〇六年，華西里·安德烈耶維奇·安德烈耶夫誕生於西伯利亞西部一個工人的家庭。十歲開始勞動生活。作了八年僱農。一九二四年，共青團組織派他到黨和團組織的區級書記訓練班學習。後在內務部人民委員會（НКВД）工作。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在紅軍部隊中工作。在斯大林斯克、普羅科比耶夫斯克、瑪里英斯克、諾沃西比爾斯克諸城市從事黨的工作。從一九三五年起在紅色歷史教授團學院學習。一九三八年畢業後，被派到軍隊做政治工作。參加對芬蘭的戰爭。

偉大的衛國戰爭一開始，華·安德烈耶夫就參加紅軍作戰行動。以後成為游擊隊員，在敵後進行活動；起初在布良斯克森林區，到一九四三年春天，他被任命為摩爾達維

亞第一游擊隊聯隊長，在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達維亞同敵人進行鬥爭。從一九四四年夏天起 到戰爭結束時止，在烏克蘭游擊活動司令部工作。

一九四四年，華·安德烈耶夫獲得少將頭銜。華·安德烈耶夫榮膺得列寧勳章，兩枚紅旗勳章，勞動紅旗勳章，一級巴格丹·赫密爾尼茨基勳章及紅星勳章。

戰後，在附屬於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社會科學院學習，並在一九四九年應考歷史學碩士學位。

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華·安德烈耶夫被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一九四八到一九五二年間出版了華·安德烈耶夫中篇寫實小說人民的戰爭。

文藝譯叢

連斯基之歌

〔蘇〕波列伏依著

成 熟

〔蘇〕費道羅夫著

水 手

〔蘇〕安德烈耶夫著

給戰友的信

〔蘇〕戈爾巴朵夫著

我的老師

〔蘇〕費 列著

新來的女校對員

〔蘇〕阿烏傑也夫著

新人物

〔蘇〕葉米良諾娃著

安納德短篇小說選

〔印〕安納德著

大同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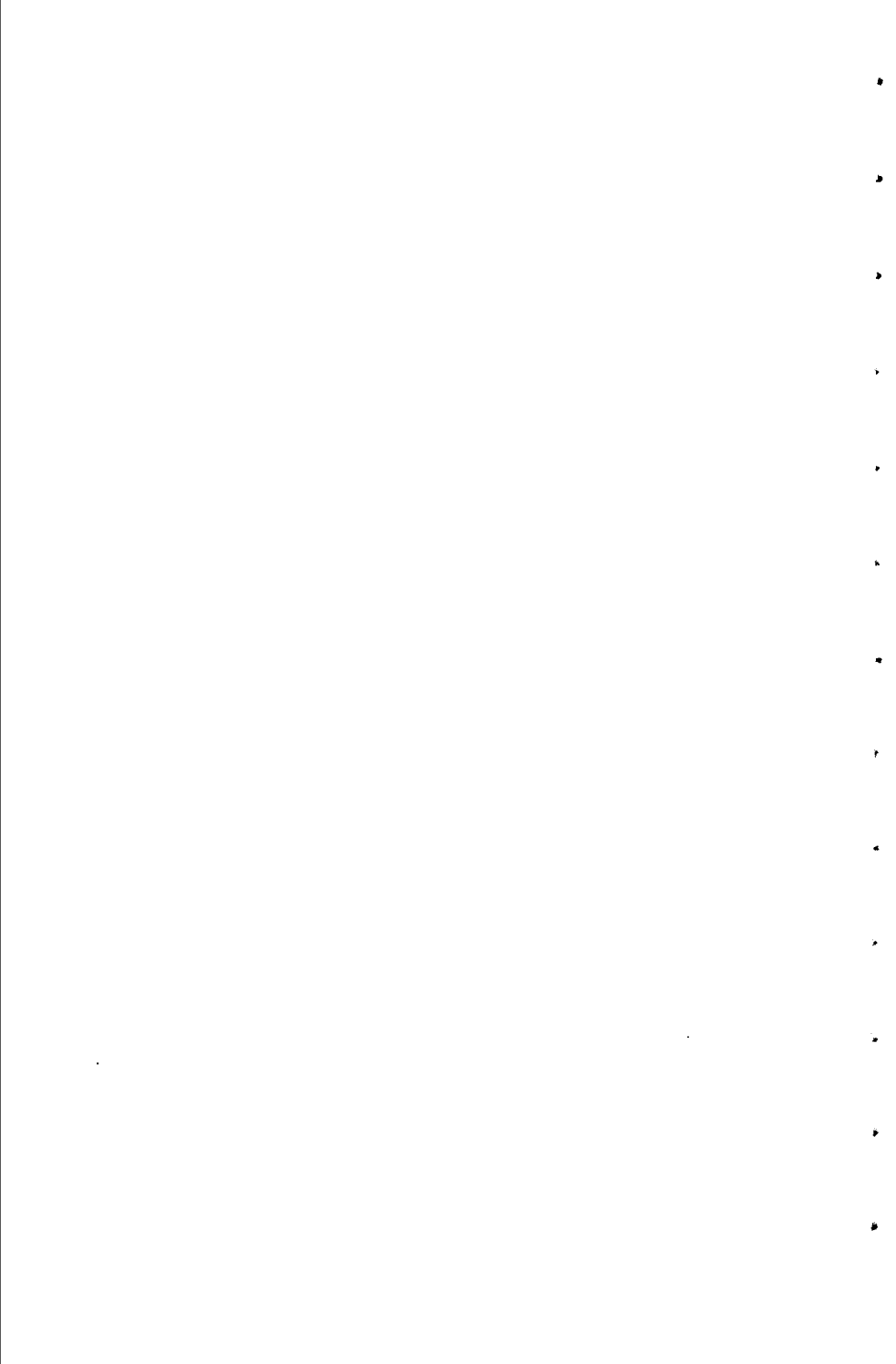
〔朝〕韓雪野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編號.53

同和裝訂

水 手



如果在我們的游擊隊聯隊裏綽號叫做水手的人還活著的話，那末他一定會做到把彼得洛維奇的名字來命名先進的集體農莊或是國營農場，先進的機器拖拉機站或是先進的學校。或許會把新的、剛培養出來的葡萄叫做“彼得洛維奇葡萄藤”。

我那時指揮着摩爾達維亞游擊隊聯隊。我早就同我的戰友們分別了，但是直到現在差不多他們每一個人我還記得清楚，並且能够談談他們的事情。可是，提起了這位水手，老實說，他的歷史不僅留在我的記憶中，並且留在我的筆記本裏。

水手真實的名字是蓋奧爾蓋·畢得拉。一看到這位寬肩的、高個子的、臉孔晒得黑黑的摩爾達維亞人，不由得令

人想起這種綽號或姓，有時是多麼湊巧地適合於人啊。“畢得拉”俄文的意思是“石頭”，“隧石”。看來，再沒有更好的來稱呼這個人了。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一個炎熱的日子裏，他同完成任務歸來的一組爆破手一起來到我們的聯隊。那時聯隊打算從日托米爾州的奧列夫大森林轉移到高洛特尼察森林區。我同聯隊政委羅奇安裝着司令部的文件。副官把東西放在馬上，裝上馬車。在準備的時候，蓋奧爾蓋·畢得拉被介紹給我們。

“黑海艦隊的水手”，破壞組組長柯里亞·福洛羅夫驕傲地介紹了他，“他幹起來像一個有經驗的游擊隊員。請接受他入隊吧。”

他的戰士，游擊隊員納烏明可支持他的請求。

“是個好小夥子，祇是不愛說話。丟了東西——不說話，找到東西也不說話，而這種人常常是很好的。他自個兒已經打過游擊，同一個老爹兩人一起翻毀了好幾輛列車，”納烏明可說。

“爲什麼你這樣起勁地介紹他，”我問，“你怕我不接受他入隊嗎？”

“沒有什麼怕不怕，無論如何總是需要講一句的：真是個好小夥子。”

“你擔保嗎？”

“用頭擔保，隊長同志。”

新伙伴以“立正”姿勢站在我面前，有時用長而大的手扯拉着軍衣。確切地說，那是件“破軍衣”，因為它竟破舊到那種程度。在軍衣下露着破舊的襯衫。補了又補的黑褲子變成褐色，磨得又光又亮，水手的腿幾乎露出膝蓋來。

“那末你是水手？”我問，請新伙伴坐在草地上。

“是。”

“怎麼到陸地來的？”

“自己也不知道，”他答道，稍沉默一會，加上一句：“就這樣離開了海軍……現在在陸地上走……而心中想着水。”

好像要證明自己的話，他用眼睛找到了一桶水，於是他就臥在桶邊，貪婪地喝了好幾秒鐘，不肯起來。祇要看到桶邊的那對緊握着的發白的拳頭，就可以明白他是多麼激動了。

羅奇注意地望着水手：

“一個水手應當到處感到自己像在家裏一樣。”

爆破手們去作出發前的準備。水手也跟他們去了。但是過了二十分鐘的樣子，他回來了。

“忘了什麼東西嗎？”我問。

“沒有來得及……可以看看政委同志嗎？”

“就是他，在你面前！”我指着正在同各黨組織書記及政治指導員談話的羅奇。

“請允許我同您談談黨的問題，”水手說，把紅色小本子

交給政委。

這是黨證，揉皺了，上有褐色的污點。在我們公文夾裏也有許多這樣浸透着汗與血、打穿和射穿了的紅色本子。

“你的？”羅奇問，小心地翻着黏在一起的頁子。

我看了一下黨證。一個有鬍子的人，用那雙在濃眉下睜開着的、活潑的、甚至在這張褪色的被時間沖洗了的照片上還是那樣亮晶晶的眼睛，直望着我的臉。

政委讀出聲來：

“‘華西里葉夫·謝爾蓋·彼得洛維奇。出生年——一八九四。入黨時期——一九一四年’。”

羅奇疑問地望着水手。水手不等到問就解釋了：

“這是我的朋友，曾一起當過俘虜……”

“現在你的朋友在什麼地方呢？”

“犧牲了……我們在被俘之後逃出來的時候，他被打死了……”畢得拉的聲音中斷了，他噎了一口氣，但立刻自己抑制住了。“他叫我把黨證交給黨……我立誓……”

他不說了。

在宿營地繼續做着出發準備。福洛羅夫和納烏明可向我們走來，服裝整齊，刮了臉，背着擦得乾乾淨淨的自動步槍，就是說，全副戰鬥準備。值班的報告，說聯隊已準備好可以出發了。我們決定到了新地點再把我們中斷的話說完，命令水手留在福洛羅夫手下支配。

納烏明可用愉快的目光目送着新伙伴，說道：

“不愛說話，真是不愛說話。你們知道他心裏在想些什麼……”

“噯，老兄，你走你的吧，”福洛羅夫打斷了他的話。“別觸動人家的心。”

水手真正是不愛說話，不愛交際的。到了新的地點，他還是像我們頭幾天碰到他那樣的悶悶不樂。

有一次納烏明可走進我們的臨時木房子，神祕地、低聲地告訴羅奇：

“一種柳木做的笛子。可能是，他要吹些什麼……我去跟大夥兒講。”

於是他消失在黑暗中。

“奇怪的小夥子，真怪，”納烏明可走後，羅奇說。“他想談談摩爾達維亞，使他精神振作起來，——結果還是不說話！等一等，你聽！……”

牧人蘆笛聲傳到我耳旁。起初是柔和的、不大清楚的歌曲斷片——悲涼、憂鬱——最後合成爲摩爾達維亞歌曲的音調。我驚奇。政委也同我一樣感到驚奇。在黑暗中我不能看清楚蓋拉西姆·耶可夫律維奇的臉孔，但是他那激動而快樂的說話，就流露出他內心的喜悅。他突然用本鄉的語言[⊖]說起話來。

⊖ 摩爾達維亞語。——譯者

“Фрумос… тари фрумос ⊖,” 他說着，並且輕輕地唱着：

… неструле не малул тэу

Крештэ ярбэ ши’ ундудэу,

Ярба крештэ ши’ нфлореште

Инимоара путрезеште… ⊖

“去看看吧，”羅奇建議。

我們朝篝火的地方走去。夜間的微風，輕輕地吹動小檉樹的葉子，簌簌作聲。篝火燒得很旺。猛烈的火花，像通過巨大的烟囱似的，飛向松樹間的天空中去。遠遠地在森林中響着摩爾達維亞歌曲的回聲，這歌曲是初次來到烏克蘭北部。游擊隊員們在篝火及吹笛人的四周，圍成緊密的一圈。

“真的，現在我要哭了！”突然有人叫起來。“吹些高興點的調子吧！”

蘆笛就不響了。畢得拉沒有把蘆笛擱開嘴，吸一口氣，重新吹起來。這次他吹的是進行曲的調子，但同樣還是憂鬱的、長而慢的音調。“這是德涅斯特爾河彼岸的摩爾達維亞人及比薩拉比亞人的歌曲，”羅奇輕聲地說，並且開始低唱着，把歌的內容也講給我聽：

⊖ 美麗……太美麗了……（原註）

⊖ 德涅斯特爾河，你的岸長滿雜草，開着薊花，而我心憂鬱…（原註）

在普魯特河和德涅斯特爾河之間
在綠色的谿谷中
敵人用火燒我們，
用子彈打死我們。

用殘酷的力量
敵人像可怕的烏雲蜂擁而來，
但是什麼也不能把我們
同蘇聯分離。

讓我們全體人民唱起來吧，
可惡的斷頭臺對我們不起作用，
我們的祖先爲自由而鬥爭，
子孫們也不懼怕……

我們更走近篝火了。

畢得拉認出我們，迅速把蘆笛藏在懷裏，我們頭一次看到他那稍厚的嘴唇上露着微笑。

“來，來，來一個，老弟，吹吧，”羅奇說。“你怎麼不吹啦？原來，倒會戲弄我們。”

水手站起來，拉着軍衣，吶吶地說：

“請……原諒我……允許……休息……”

早晨我們請來了畢得拉。羅奇同他說摩爾達維亞語，畢得拉有點活躍起來。早餐已替我們備好了。

我問水手：

“你有家庭嗎？”

“有過，”他答道。

“現在呢？”

“不知道。”

他敘述他是在比薩拉比亞靠近基森涅夫的鄉村裏誕生和長大的。父親幫地主做活，母親管家務。蓋奧爾蓋祇上過三個冬天的學。以後在地主的莊園幹了六年活。

畢得拉很清楚地記得自己在比薩拉比亞度過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的苦痛日子。他講得相當生動，我才明白水手並不是像他所表現的那樣不愛說話。從他那兒我頭一次聽到關於一九二四年著名的比薩拉比亞九月起義的生動故事。

……一九四零年夏天，當蘇聯軍隊從佔領者手中解放了比薩拉比亞的時候，蓋奧爾蓋·畢得拉才是二十二歲的青年，他明白他的父親以前所努力爭取的美好的日子已來到了。

他去黑海艦隊服役。